

竹石居人意風未靜
著心湖沈學人寫



明清巴蜀文化论稿

李朝正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明清巴蜀文化论稿

李朝正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4 号

责任编辑:魏 勇

封面设计:冯先洁

责任校对:魏 勇

责任印制:张 凡

明清巴蜀文化论稿

李朝正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望江路 29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五洲彩印厂印刷

850×1168mm 32 开本 8.125 印张 2 插页 190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册

ISBN7-5614-1733-0/I·234 定价:12.00 元

前 言

这本《明清巴蜀文化论稿》是我在学习明清文学史，讲授《明清文学流派概论》过程中，近二十年期间发表在十五种学术刊物上，属于巴蜀文化研究范畴的三十三篇论文。原打算以三十六篇论文构成全书，但因《彭端淑的生卒年及思想初探》、《熊南沙的文学活动及其对四川文化的影响》、《明代“西蜀四大家”对四川文化的拓展》三篇论文，在1988年晋升副教授时作过送审材料，为避其嫌，此次不选入此书内，这多少有点遗憾，然也只能如此而已。在我的两位事业有成的学生邱跃全、莫树清的鼎力支持与资助下，得以辑集出版，聊以慰藉。

巴蜀文化源远流长，曾在某些历史时期放射出灿烂的光华，如两汉时期的赋，以扬雄、司马相如、王褒为代表的大家，出尽风头，领尽风骚，有谁与之伦比？宋时更是巴蜀文化走向高峰时期，清代著名文学家、诗人彭端淑在《唐子西先生文集序》中云：“两宋时人文之盛，莫盛于蜀，蜀莫盛于眉。天下之以文名者六家，而吾眉得其三，若苏文公洵、文忠公轼、文定公辙，与庐陵、临川、南丰互为雄长者也。以史名者三家，而吾邑得其一，若李文简公焘，所著长编，与涑水、新安，相为表里者也。”彭公之言，实事求是，毫不夸张以壮其乡邦文化，洵为不诬。至于后来的元、明、清各代，巴蜀文化已不能同两汉、两宋时的情况相提并论了。不过，在委顿与落寞中，巴

蜀文学士子中仍有支撑局面的巨将，如元之虞集，明之杨慎，清之李调元、廖平。虞集为文多至万篇，杨慎“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明史·杨慎传》第192卷，第5083页）李调元著书一百三十余种，有清一代，“蜀中撰述之富，费密而后，厥推李调元。”（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第1770页）显然，在明清巴蜀文化除个别卓异人物外，实不能与江南、闽浙相较，的确有些落伍和滞后了。

巴蜀文化的研究并不热闹和深入，从全国地方文化研究这一视角而言，江苏和山东相对来说要做得好些。山东曾在《文史知识》上专辟一期刊登“齐鲁文化”研究的文章，江苏是我国明清时人文荟萃之地，是人杰地灵的奥区，钱仲联先生的《三百年来江苏的古典诗歌》、《论近代诗四十家》等，基本上能反映江南文化研究的成果和高度。余如中原文化研究、岭南文化研究等在新时期都有新气象、新进展，这是值得巴蜀文化研究者学习和借鉴的。

《明清巴蜀文化论稿》实际是作者论文集，限制在明清两个时代近五百五十年巴蜀文化中的问题。最初发表的论文都是从专题来的，因此，可以独立成篇，不相牵涉。在取定这个书名的时候，拟议用五个专题来进行论述，以便归类阐明。章篇之起迄未加任何语句，这是为了保持论文的原貌，标题不作任何更改，注释文字原附于其论文之末，现改为页注。

作者喜爱传统文学，尤爱乡邦文化，八十年代初接受四川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任务，先后完成和出版了《清代四川进士征略》和《彭端淑诗文注》二书。最近巴蜀书社又将出版我撰的《巴蜀历代名媛著作考要》。平时研究所得，积累所至，围绕明清文学这个方向，或论文，或随笔，不拘体裁，总想写出来。虽然自觉资质庸

钝,见识浅薄,不能形成气候,但对巴蜀文化研究做点细小工作,尽绵薄之力,这既是蜀人尤其是文化人的一种不可推诿的责任,又是尽自己的一份义务。今后我将继续为之。《明清巴蜀文化论稿》是一块砖,它必将引出白璧无瑕的玉来。

本书责任编辑魏勇于版式设计、文内字句校改颇费心力,在此深致谢忱。

李朝正

丁丑年十二月中浣于一止斋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文化景观论	(1)
(一) 巴蜀《易》学源流考述	(1)
(二) 杨慎在川滇文化传播和交流中的作用	(16)
(三) 学政蒋超弃官为僧及其对佛教文化的影响	(27)
(四) 对清末民初四川学术崛起的思考	(38)
第二章 文化典籍考辨	(51)
(一) 清代被毁禁的蜀人典籍	(51)
(二) 费密著作散佚考核	(54)
(三) 彭端淑著作及版本考略	(60)
(四) 《国朝全蜀贡举考要》校补述略	(65)
(五) 张问陶的字号解读及书画探幽	(73)
第三章 诗文评论	(79)
(一) 杨慎的文学观及其对复古派的抗争	(79)
(二) 深沉悲惋的情调 鼎盛时期的哀音 ——彭端淑诗歌创作轨迹检视	(92)
(三) 张船山诗歌理论对性灵诗派的贡献	(105)
(四) 对张船山诗歌评论者的几点质疑	(113)
(五) 温江竹枝词寻幽	(121)

第四章 文学家及著述掇英…………… (130)

- (一) 苦难身世铸大业 一代名儒几人知
——费密历难述评…………… (130)
- (二) 蜀中名诗人吴浩恒…………… (134)
- (三) 国势中衰弃官去 文学名垂巴蜀史
——奚大壮行事著述考核…………… (139)
- (四) 壮志未酬潜著述 豪笔一枝写春秋
——王侃《巴山七种》摭谈…………… (147)
- (五) 一生贤淑多艺 诗文笔底波澜
——晚清蜚声华夏的女作家左锡嘉…………… (155)
- (六) 巴蜀清诗集大成 六十四卷垂后世
——评孙桐生《国朝全蜀诗钞》…………… (161)
- (七) 王增祺及其著作述评…………… (178)
- (八) 一代名学者 千古传巴蜀
——美国伊及其《守中正斋丛书》杂识…………… (185)
- (九) 坎坷困顿 矢志不移
——经学大师廖平治学苦辛…………… (193)

第五章 科举与文官政治管窥…………… (197)

- (一) 致身通显 位极人臣
——席书登科、入仕、历官、撰著述略…………… (197)
- (二) 鹰犬张讷的可耻下场…………… (208)
- (三) 为张鹏翮的人品与文品一辩…………… (211)
- (四) 清廉守正 刚毅不阿
——诗人简上为官二三事…………… (225)
- (五) 清代蜀中鼎甲考释…………… (228)
- (六) 清代科场案中的蜀人遭际…………… (232)

- (七) 一个风流倜傥的监察御史 (236)
- (八) 监察御史孟鹭洲 (239)
- (九) 拔虎牙只身孤胆 刘御史浩气长存 (242)
- (十) 何绍基巧化干戈为玉帛 (245)

第一章 文化景观论

(一) 巴蜀《易》学源流考述

《易》学是巴蜀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据历史记载，蜀人读《易》、授《易》、解《易》特别用心、用力。《周易》虽是中国古代一部卜筮之书，但相当广泛地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古民习俗、心理结构等多方面的内容，并且成为儒、道、释、墨、法、名、阴阳各家思想体系的本源、基础。既然如此，二千多年来仍有人认为谁都没有弄清楚《周易》的真相，“究竟《易经》是怎么回事？老实说，还没有人弄清楚过。我曾否定了古往今来所有研究《易经》的人的议论，但我并没说，破了以后，已经有所立了。”^①这话从积极方面看是对的，就是要有破有立，而更重要的方面是立，这便是从事《易》学研究的学者面临的新任务。

巴蜀《易》学在经学史上曾有过灿烂辉煌的时代，也有过衰落和销声匿迹的时代。追本溯源，《易》学是巴蜀文化的源头之一，从《易》学的兴衰际遇，可以看出巴蜀文化的发展轨迹。衡量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文化成就、学术地位，常常以其代表人物的水平为标志，《易》学之所以成为巴蜀文化的标志，亦同此理。为此，笔者即以从巴蜀的《易》学源流纵向探索开始。

①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易〉〈老〉与〈论语〉》。

春秋至秦汉——巴蜀《易》学发轫

古代巴蜀人物中最早接触、阅读、钻研《易经》的是商瞿（公元前522——？），字子木。据《大清一统志》、《四川通志》均称四川双流人。《汉书·儒林传》云：“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显然，蜀人接触《易经》，听孔子讲授《易经》是在春秋时代。明人丰坊在《易辨》一书中也说：“此书以孔子授《易》于商瞿，文言诸传凡何谓也，皆以为商瞿问辞，子曰以下皆瞿录夫子之答辞。”由此可知，孔子授《易经》于商瞿，商瞿录孔子答辞，而后成为孔子对《易经》的原始的见解，后人有关孔子解《易》之说，盖本于此。

秦灭汉兴，《易》学受到特别重视。秦始皇有“焚书坑儒”的举措，秦汉禁学，《易经》独不毁不禁。汉代初年，不少人皆以通《易》、解《易》、治《易》而至高官显位。自汉以来就有《易》学专家，最早首称施雠、孟喜、梁丘贺三人最为出名。汉学师承，各有门人弟子，于是施家有张（禹）、彭（宣）之学；孟家有赵宾之学；梁丘贺有士孙、取（彭祖）、衡（咸）之学。三家之中，各宗门户，孟喜从田王孙受易，“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之书，独传喜。”^①赵宾就是巴蜀人，初好小数书，及长专门治力于《易》学，饰《易》文，认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亥滋也。”^②后来颜师古作《汉书》注，对此作了诠释。赵宾对《周易》的“箕子明夷”及气候、阴阳变化的阐发，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只得以“非古法”相诘责。因为赵宾是孟喜的门生，孟喜之名远在施雠、梁丘贺之上。后赵宾歿世，莫能持其说。

① 班固：《汉书·儒林传》第88卷，第3599页。

② 班固：《汉书·儒林传》第88卷，第3599页。

迨至西汉，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蜀郡成都人，淡于势利，欲求以文章成名于世，好古乐道，“非圣贤之书不好也”。^①又断言“六经之大莫如《易》”，“传莫大于《论语》”，“史篇莫善于《仓颉》”。（同前）从此，《周易》便列为六经之首。扬雄提出的这些理论，刘歆、范浚不仅表示赞同，而且特别敬重，桓谭更是崇拜之极，以为绝伦。扬雄在实践上仿《易经》而作《太玄经》10卷、类《论语》作《法言》，模拟史篇作《训纂》。《太玄经》是扬雄读《易》、解《易》的杰作，全书以主数为己说，正如《汉书·扬雄传》云：“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数也。”功在以天元周历推算昼夜、阴阳、数度，开新律历之纪，结论出九九大运，与天终始。阐明了《易经》数的根本所在，《太玄经》第一次提出以画而定，分为三方、九州、七十二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又附以首、冲、错、测、摛、莹、洴、图准系辞，以数准说卦，以冲准序卦，以错准杂卦，此十一篇，应视为《易经》的整合解说，实为古本《易传》，各自成篇，可以认为是开创性的解《易》千古论著。但因《太玄经》文字奇奥艰深，学之甚难，众人不好，扬雄又撰《解难》一书以启沃读者，晋代范望为《太玄经》作注，从此，其书颇为流传。

继扬雄之后，蜀人景鸾、李谡，三国时蜀梓潼人，主后汉贾逵、马融之说，辟郑玄与王弼，撰《古文易》，为易传者所珍爱。谡另著有《尚书注》、《毛诗注》、《三礼注》、《左氏传注》、《太玄指归》多部著述。

蜀才，晋蜀人，著有《周易注》10卷。

景、李、蜀的出现，初步显示了蜀人《易》学的实力。秦汉时期《易经》能成为六经之首，成为官学经典，与扬雄的鼓吹和

^① 班固：《汉书·扬雄传》第87卷，第3580页。

倡导不无关系。不仅如此，巴蜀《易》学者给《周易》作注与阐发，重于象数与讖纬化，初步用各门科学来解释天文、地理、人事等现象，从而进入了对宇宙哲学的广泛探讨，启迪后来的经学家向更深、更广阔的领域突进。扬雄的狂飚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正如程颐所云：“自汉以来，惟有三人近儒者气象，大毛公、董仲舒、扬雄。”（《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第18卷，第22页）

两晋至隋唐——巴蜀《易》学荒凉

自晋至隋唐，约六百五十年间巴蜀《易》学落寞荒凉，无论从治《易》的人数上还是成就上都无法与秦汉伦比。这么一段历史长河，只有四人以治《易》通显：蜀才、费元的《周易注》9卷；唐人阴洪道继其父阴颢之业，专攻《易经》，撰成《周易新论传疏》10卷，广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之说，”^①参稽钩沉，取精用宏，计72篇，对解《易》多有裨助。

四人中尤以唐人李鼎祚成就突出。鼎祚，资州人，官著作郎，任秘阁学士。沉酣《周易》，坚持不懈，积十余年之功，采子夏、孟喜、焦贛、京房、郑玄、马融、刘表、王弼、蜀才、孔颖达等三十二家之说，撰成《周易集解》17卷、附索引11卷。其书“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②错综根萌，使音义两存，一览即明。虽取诸家之说，其旨趣仍宗郑玄而排诋王弼，因郑说多参天象，王学多诠释人事，李氏以为“天象远而难寻，人事近而易习。”^③魏晋之际，作《易传》者不乏其人，王弼以义理显世，因扫了汉《易》的象数讖纬之风，形成了王弼《易经》

①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艺文志·易类》。

②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第1卷、第3页，第2卷、第6页，第5卷、第30页。

③ 李鼎祚：《周易集解·序》。

的义理之学，被斥为异端。李氏宗《易》之象数，持其一端，尊郑抑王，排斥王学不免太过。

唐代以儒、释、道三者并立而作为统治思想，所以，李鼎祚本不应当排斥王弼的义理。柳宗元提出“通而同之”，韩愈的“道统”说，而唐宪宗和唐德宗及至唐明皇都信道尤笃，上至君王，下迄庶民都想从《周易》中找到或发掘出与社会现实相统一的义理，因之有道教的《周易参同契》，佛教的把《周易》与华严相圆通，使《周易》不仅是儒家的正宗、经典，而且也是儒、释、道的三教之学。直到孔颖达受诏撰定“五经正义”，于《易》独取王弼之学，此时郑玄的《易》学遂废，而李鼎祚的《周易集解》独不废，是因为其书采群贤之逸言，议三圣之幽迹，在隋唐以前易家诸书多散佚失传的情况下，全赖李氏之书犹见一二，后人能由是书而征程朱的《易》学著述，由此及彼，互考参证，脉络益明，因有借鉴之用，所以被视为宝贵的《易传》古籍。

两宋时期——巴蜀《易》学勃兴

从文化史、文学史角度来看，两宋是巴蜀文化的黄金时代，《易》学当处于领先的位置。近人曾国才在《蜀中先哲〈易经〉书目提要引》中云：“程子曰，‘易学在蜀，注易之富，宜莫如蜀矣。’”的确，在宋代巴蜀《易》学由于师承关系，在研究的范围和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浓重的治《易》氛围充溢着巴蜀大地，不仅产生了一批杰出的《易》学专家，同时又出现了《易传》的多种流派。这种繁盛景象，这些著名的《易》学专家，是时代的产儿，是当时的巴蜀精英。这众多的《易》学流派，促进了巴蜀《易》学研究高峰的形成，开辟了《周易》研究的新局面。

宗古易的数象派。是派以二李（李舜臣、李焘）为中坚。

李舜臣（井研人），通古今，著书上百卷，尤邃于《易》学，

著《易本传》33卷。其书推阐数象，成一家之言，以“易起于画，理事象数皆因画以见，舍画而论，非易也。”^①作为立论，精蕴深湛，故洪迈、胡一桂为之作序均称：“先生优于明象者也。”李氏推阐数象，贵在析薪破理，提出有画故有序卦和辞的卓见，又能随辞释义，泛论事理，出入于圣人之说，参以己见，成为设卦命辞理论的首倡者。综贯古今，条分缕析，旨在宣导《易本传》因画论心，主文王、孔子之说，其间发明甚多，为一代《易经》说象的定性之作。朱熹到了晚年以理学家为世所称，每提及《易》学总是激赏《易本传》一书及其作者才识。李舜臣除《易》学专著外，尚有《书群经义》8卷、《书小传》4卷、文集30卷、家塾编次《论语》5卷、《镂玉功录》2卷传世。李舜臣是两宋前期巴蜀升起的一颗文化巨星。

李焘（1115—1184）眉州丹棱人。北宋时著名学问家和史学家，稍涉《易》学，亦卓然有声，著《周易古今》一书引起《易》家们的反响。古易有吕氏和晁氏之书，均刻于成都，李焘将二书重新校正，合二家之说，参以数象之议注释其本，二家书的错讹之处一一厘正，成为善本。又撰《易学》5卷，阐发《周易》数象，持论圆通，阐幽触涵，广征博引，揭概奥义。

宗王弼、刘牧的义理派。此派以苏轼、张浚、毛璞、李杞为先锋，主义理而轻数象，扩充和发展王、刘之学，与数象派抗衡。

苏轼（1032—1101），眉州人。与程颢、程颐为同时代人，生活在宋理学的开创时期。苏轼撰《东坡易传》9卷。此书非东坡一人之作，按《栾城遗言》载：“苏洵作《易传》未成而卒，属二子述其志。”其间又有其弟苏辙的一份功劳，书成，旨归以义理为纲，兼采苏洵爻象解、苏辙蒙卦解。据胡一桂记云：苏轼自恨不知数学，易传中杂以禅理，朱熹作《杂学辨》攻击的第一

① 脱脱等：《宋史·李舜臣传》第404卷，第1223页。

个对象便是苏轼，但朱氏也承认这部易传的可取之处在于“惟发明爱恶相攻”、“于物理上亦有看得着处。”^① 平心而论，《东坡易传》于解乾、卦、象、传及性命之理，不为严实，带有虚幻缥缈之说，但于推阐理势，言简意赅，足以达难显之情，又深得曲譬之旨。苏轼以一代大学问家称世，这部易传的文辞博辨，堪称一绝，对后人多所启迪。有鉴于此，所以宋人李衡《周易义海撮要》、丁易东《周易象义》，元人董真卿《周易会通》等书竞相采录其说。《东坡易传》一书起宋迄清，数次翻刻，其中以明人焦竑刻本最善，被视为珍本。

张浚（1097—1164），绵州人。潜心《易》学，矢志不渝，撰《紫岩易传》10卷、《读易杂说》1卷。立言纯粹，尤以对阴阳动静从哲学的辩证对立统一去阐明义理，多中肯綮，十分脍炙人口。朱熹为之作行状时，亦称道其尤深于《易》、《春秋》、《论语》、《孟子》。

继张浚而起的毛璞（泸州人），效法王弼、苏轼、苏辙，读《易》三十年，撰成《易传》11卷，正如自序云：“始涉其说，稍出己见，参以诸家之长，得周孔之心。”^② 其书以观象、画卦而得名，因卦分爻以穷其变，各卦相当，辞爻相合，客观地探讨和指出了先儒治《易》得失，倡言义理的重要，又增撰了《易外传》和《易辨》二书，以补前人之不足。

李杞（眉州人）要算义理派中的压阵人物。因晚出世，正当宋理学集大成之时，为时所尚，冥思苦讨，撰《周易详解》16卷，强调《易》与社会、人事结合，以实用为根本，“经必以史证，后世歧而为二，尊经太过，反入虚无之域，无以见经为万世

①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第1卷、第3页，第2卷、第6页，第5卷、第30页。

② 缪全荪：《泸州志·人物·毛璞传》。

有用之学。”（李杞《周易详解序》）出于这一目的，每爻解其辞义，征引历代史事以相证明，服务于立象垂戒之旨，推阐精妙，号为《易传》实用派。但其书虽博采，不免泛滥，不乏穿凿附会之说，几致走向清淡。而为世用、实用以穷经，使《易》为有用之学的提出，却又功不可泯。

宗《易》的本言与蕴言的数理派。数理派认为数者《易》之本言，理者《易》之蕴言，数过则近纬，理过则近禅，只有二者相顾，才不致顾此失彼，走向偏激。在巴蜀此派人物众多，实力强，影响甚大。诸如鲜于侁、冯时行、李心传、魏了翁、薛绂、牟子才、虞刚简、税与权等，都是卓然有声的骁将，赫赫有名的《易》学权威。兹论及几人，以见一斑。

鲜于侁（阆中人）和虞刚简（1164—1227），仁寿人。二人治《易》一脉相承。鲜于侁著有《周易圣断》7卷，对王弼、刘牧《易传》是非作出公正评判，特别精于对错讹的辨析与指正，旁及各家《易传》的淆乱和剿说之语，一一加以分析、剖断，对《周易》数理见识卓远精深，故魏了翁称其文学卓然，司马光称赞政事尤著，苏轼评鹭文章灿烂，孙复称誉经术辉光。虞刚简为虞允文之孙，沉潜六经，讲学于成都东门外，对《易经》尤为精诣，撰《易说》一书，采周、程、朱子遗言，纳邵子先天书及汉上朱氏之说，参贯融会，随文申义，反复推究，茹苦含辛17年终成此书，揭阴阳五行奥旨，玩辞观变均有所本，蜀人以虞为治《易》先达，师尊之。

魏了翁（1178—1237），蒲江人，和税与权（巴州人）是师生关系，两人都不背程门，治《易》数理兼顾。魏了翁有《周易集义》64卷、《周易要义》10卷。采周子、邵子、李心传凡十七家，主于象数而求义理，折衷于汉学与程朱之间，采用注疏、释文的方法，采摘易家之言极其谨慎严肃，反复勘审，汰其枝蔓，独撷英华，有廓清整刷之功，时称绝学。魏了翁的学生税与权，